

一个男人三十余年的酸甜苦辣 | 一个军人撼天泣鬼的戎马生涯 | 一个英雄成长隐没的千古绝唱  
一个青年慎对六女的疼爱情伤 | 一个作家生产自救的血泪轨迹 | 一个国家四十多载的曲折历史

# 狼吞虎咽

赵政坤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晨色苍琅 ①

赵政坤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晨色苍琅 : 全 2 册 / 赵政坤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43-3874-4

I. ①晨…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7715 号

---

## 晨色苍琅 (全 2 册)

|      |                                   |
|------|-----------------------------------|
| 作 者  | 赵政坤                               |
| 责任编辑 | 陈世忠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 1/16                     |
| 印 张  | 44                                |
| 字 数  | 965 千字                            |
|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20000 册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3874-4            |
| 定 价  | 140.00 元 (上下册)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目录

## 第一章 .....001

王处长深情地看着李明强。这位在战场上经过生死考验的侦察英雄，很有前途的干部苗子，为了把腐败分子拉下马，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军旅前程。

## 第二章 .....010

李明强听了“山羊胡子”的话，知道自己和诗圣杜甫出生在一个窑洞，就发誓要成为大诗人，搬回那个家。

## 第三章 .....021

李明强想，他成不了诗圣，当个名演员也成。诗人太穷，演员能挣大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也是巩县的，她的生活就比杜甫强多了，还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呢。

## 第四章 .....030

李明强深深地吸一口气，将自己的欲火强压下去，抱着金凤在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金凤感到被自己心爱的人抱着走，幸福极了。

## 第五章 .....038

杨玉萍想在高考前向李明强表个决心，她在纸条上写了“我若考上大学，你考上考不上，我都愿嫁给你。我若考不上大学，决不缠你！”没想到就为这张纸条，引发了一场恶斗。

## 第六章 .....050

李明强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落了下来，上次离开戏校，还有一丝要返回的希望，今天，这一丝希望也没有了。他像十年前那样哭着跑出县城，在十年前最后一次吊嗓子的地方，静静地站着，看着戏校的方向，看着县城，看着宋陵，看着邙山，看够了，咬咬下嘴唇，顺着十道河，向着笔架山的方向走去。

## 第七章 .....061

李明强终于流出了憋一整天的泪。列车的“哐当”声，已变成了父亲和两位痴情少女追车的脚步声，地上飘零的树叶已变成他摔碎的眼泪。妈妈的哭，爸爸的笑，杨玉萍的手绢，张金凤的叫，一切的一切都浮现在李明强的眼前。父亲

# 目录

的那一哭，一喊，一倒，两位少女架着父亲目视前方的造型，定格在列车的窗口。

## 第八章 .....072

李明强不好意思地把自己办的傻事儿跟三舅讲了，三舅照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笑着说：“傻小子，你做得对！捡东西就要交公，贪污的人毕竟是少数。不过，你捡到之后怎么不给舅说一声呢？哎，千万别告诉你阿姨啊，那可是她专门为我买的。傻小子，你坑死舅了。”

## 第九章 .....082

晚上，刘根柱把李明强叫到了连队的菜地边，劈头就问：“怎么搞的？你远在千里，跟人家争什么对象！人家两个人都同居了，你还给人家写什么情书？”

## 第十章 .....095

李明强回过头冲老收发狡黠地笑了笑，一口气跑到了连队的菜地里，躲在他亲手搭起的黄瓜架后，抖抖地看着手中的信封……

## 第十一章 .....107

老收发一把抓住指导员，“叭”地一下就是一记耳光。李明强见状，跳起一掌击在老收发的手腕上，顺势将指导员拉回。车上刘根柱死死地抱住老收发，老收发一边挣扎一边大骂：“我操你妈，都是你，都是你把老子害了！”

## 第十二章 .....119

刘根柱咬着牙使劲地点了下头，随李明强上了回团部的大路。迎头跑过来几个军人，那个将闫小莉的照片递给李明强确认的保卫干事，上前就扭刘根柱，被李明强扔出一丈多远，摔倒在雪地里，其余的人都站着不敢说话，看着李明强护着刘根柱向团部走去。

## 第十三章 .....129

李明强听了，一震，感到了自己的过分，他无形中伤了田副师长的自尊。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突然，甩手绕过跪着的田明健，向门外走去。

## 第十四章 .....142

李明强看着区队长和他老婆的背影，心里酸溜溜的。

## 第十五章 .....152

李明强从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瞥了披肩发一眼，又眯了眯运动头和张文斌，嘴角泛起了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感到自

# 目录

己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面前并不是矮半截。

## 第十六章 .....164

卫和平深深地知道，她不捅破两颗心间那层透明的薄膜，  
爱神的金箭很难射穿李明强的自尊。

## 第十七章 .....174

李明强弹去了烟头上的一段惨白的长灰，也弹去了压在舌  
头上的忧哀。他环视大伙一眼，拿起筷子夹住一块鲜红的羊肉。

## 第十八章 .....186

他又一次清楚地领悟到，人生的道路并不是金光灿烂  
的大道，它充满了荆棘和羁绊。即使平坦，也像这市郊的夜路，  
有光明也有黑暗，有脏污还有陷坑。

## 第十九章 .....194

天阴沉着面孔，又紫又青。淡云与积雪秘诉着衷肠，树梢  
和电线瑟瑟呼应。战士们架着李明强在雪地里走着，走着，踏  
出了一条灰白的路。

## 第二十章 .....208

在爱情的角逐场上，丁力对卫和平的冲撞是“非法”的。

## 第二十一章 .....221

李明强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他凝视了好半天，然后小心  
翼翼地将它拨开，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像是在排除一颗从没  
见过的地雷或定时炸弹。

## 第二十二章 .....231

正像一个艺术家在追求那不可能实现，而且愈追求愈感到  
饥渴的东西一样，卫和平的心里涌起了一种由于旧情从来没有  
得到满足而引起的饥渴。

## 第二十三章 .....240

战士们抬着李明强向楼外涌去。涌出了大楼，涌上了大  
道。侦察大队所有闻声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人越涌越多，  
好像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从遥远的过去走来，向遥远的  
未来走去……

## 第二十四章 .....253

许玉梅的声调变了，低垂的眼球向上翻着望着李明强。  
那眼神是女人们在跟男人的接触中，感到语言不足以表达自  
己的感情时，常用的眼神。也是女人们在男人面前撒娇时，常  
用的眼光。

## 第二十五章 .....262

当埋在心底深处的激情，被一句知心的话儿所撩动，它便  
会失去任何控制，像火山爆发似的奔涌而出。卫和平的话儿

# 目录

使丁力如梦初醒，一下子扑到许玉梅的面前，抓住了许玉梅的小手。

## 第二十六章 .....270

当许玉梅发现自己躺在李明强的怀里时，除了感到切骨的伤痛外，害怕全无了。她愿闭着眼睛，永远躺在李明强的怀里。

## 第二十七章 .....281

一个人如果死于霎时的天灾人祸倒不一定可怕，因为那只是瞬间的痛苦，最可怕的莫过于知道自己矫健的身躯迫近死期，特别是在死前完全能够实现自己渴望实现的事情而没有实现，又偏偏看到了别人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的时候。

## 第二十八章 .....288

今天，连杨玉萍自己也没闹清楚她为什么这么自然，这么高兴。她打心眼里为她的初恋而自豪，她终于能亲手为她痴爱的男人做了点事情，特别是就像妻子伺候丈夫似的，亲手为李明强做饭端碗。

## 第二十九章 .....302

太阳突然从铅黑色的云块里爬出来，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玉米地里的一切。李明强仿佛看到了步兵侦察大队的官兵排着方阵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听到了指导员在喊、连长在叫。

## 第三十章 .....309

村里的人闻讯赶来，小孩子挤满了院子。有人跑进傻志强住的窑洞，只见傻志强被捆绑在床上，也口吐白沫，没了气。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真惨啊！一家三口人，全死了！”

## 第三十一章 .....320

由杨玉萍做主，李明强最古老也最现代，最封建迷信也最破旧立新，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地为三位亲人举行了送别仪式。

## 第三十二章 .....327

杨玉萍紧靠着李明强，她完全被西流村这从未有过的场面感染了，鼓乐声荡去她所有的哀愁。她仰起头，看着李明强帽子上的红五星，衣领上金边闪亮的红领章，突现出一种喜悦的情素。她含着微笑，在内心深处细嚼着体味着这种情素，拥有着享受着这种情素。

在杨玉萍的心里，这隆重的送行，就是她与李明强的婚礼。

## 第三十三章 .....336

杨玉萍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安慰着自己的情敌。突然，她灵机一动，对卫和平说……

## 第一章

王处长深情地看着李明强。这位在战场上经过生死考验的侦察英雄，很有前途的干部苗子，为了把腐败分子拉下马，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军旅前程。

李明强永远不会忘记1987年5月16日。陆建峰也不会忘记，田聪颖更不会忘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香山步兵侦察大队的许多人都会忘记。

那一天，大队长程富荣破天荒地宣布步兵侦察大队放假一天。

那一天，陆建峰和田聪颖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

那一天，李明强走进了首都军区纪律检查处的办公室。

李明强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六，步兵侦察大队放假，军区机关不休息，他吃过早饭就骑着一辆自行车悄悄地去了军区。

李明强轻轻地敲了敲纪检处办公室敞开的门，室内两位桌对桌办公的机关干部几乎同时抬起了头。他们看到门口一身戎装的李明强，先是一怔，然后异口同声地喊：“李明强。”

李明强是当年的名人，青屏县保卫战的英模人物，各大报纸都刊登过他的事迹和照片。他鹰一般的眼睛、挺拔的鼻子、厚厚的嘴唇，让人过目难忘。

“两位领导好。”李明强笑着走进屋，同迎上来的两位机关干部握手。

“啊，英雄，英雄啊！今天我们算是见到真人了！”瘦高个儿小分头的干部握着李明强的手，激动地说：“我姓王，这是我们处的李干事，你的本家。”说着，用左手指了指身旁胖乎乎的小平头。

“这是我们王处长。”小平头急忙介绍小分头。

“处长好，李干事好。”李明强的右手让王处长拉着，只能冲两人一一点头。

“真魁梧，有一米八吧？”王处长爱怜地右手拉着李明强，左手抚着李明强坚实的臂膀问。

“不到。一米七八。”李明强憨笑着答。

“腿怎么样？”王处长又关切地看李明强的双腿。

“没事儿？不耽误走路。”李明强原地踏了几步笑着回答。

“从报纸上看伤得不轻，都致残了。”王处长看了看李明强屈着膝的双腿，又问，“手，左手怎么样？听说也残了。”

李明强伸出左手，由于肌腱粘连，骨节骨化变型，五个手指支叉着不能自然弯曲并拢，就像农家用的铁耙子似的。他用力将五指握成半拳，冲王处长摇了摇笑着说：“不耽误干活、开车。”

王处长拉着李明强的左手小心地摁了摁，看了看说：“这么厚，这么硬。”

“疤痕增生。”李明强笑着解释道。

“子弹从这里打穿的，这是手术留下的刀口。”王处长用手指点着李明强手背上的圆形伤疤和条状刀痕说。那样子像是在问李明强，又像是对伸着小平头看的李干事说，还像是自言自语。

李明强看着自己手上的疤痕，微笑着说：“看，这子弹贯穿的伤疤与手术留下的刀口连在一起，就像一道河流连着湖泊那么美丽。”

“嗯——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王处长托着李明强的左手一边看一边说。

“作家的视角，诗人的语言。”李干事也激动地插言。

“对，我们的英雄还是作家、诗人呢。坐，快请坐。”王处长一边说一边拉着李明强把他扶到桌子前的椅子上，侧身对李干事说：“小李，给大英雄倒茶。”

“不，不用，我待一会儿就走。”李明强有点拘谨地又站起来说。

“不急。我知道，你的事儿时间短不了！”王处长把李明强又按在椅子上，收起了笑容，盯着李明强的脸问：“你是不是听说你的转业报告批下来了？”

“批下来了？没人跟我说呀。”李明强摇了摇头，还是没有摆脱拘谨的表情。他紧张，这是他第一次进军区领率机关，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营房，处处体现着高大威严。

“批是批了，但是，军区首长有批示，安置不好，不得转业！”王处长将李干事放到桌子上的茶杯向李明强推了推，以示让茶，接着说：“我已经听说了，你们大队有些领导结帮拉派，故意找茬整你。是不是他们逼你写的转业报告？如果真是这样，你给我们写个材料，我帮你呈给首长！”

“处长，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转业是我提出来的，没人逼我。我今天来是——”李明强说着从黄挎包中掏出一个写着“军区纪委收”的厚信封递给王处长。

“这么厚啊。侦察英雄，你是不是侦察出腐败分子了？”王处长拿着那厚厚的信封笑着问。

“还是军区机关领导英明，不看就知道。”李明强有点儿放开了，笑着说。

“谁？”

“大队长——程富荣！”李明强一字一顿地说。

“都属实吗？”王处长一脸严肃地问。

“我以党性担保！”李明强“噌”地一下又站了起来，指着王处长手中的信封说：“我没有封口，处长可以检查，署的就是我的真名。如有诬陷，我愿在转业之前接受军区最严肃的处理！”

“你要求转业是不是跟举报程富荣有关？”王处长盯着李明强问。

“有点儿。我认为，他这样的人进入我军高级干部行列，就是害群之马，必须有人站出来揭露他。”李明强见王处长怔怔地看着他，遂瞪大了眼睛迎着王处长的目光追上一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王处长没有说话，他不知道怎么说。他深情地看着李明强。这位在战场上经过生死考验的侦察英雄，很有前途的干部苗子，为了把腐败分子拉下马，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军旅前程。

王处长面色凝重地抽出李明强写的那厚厚的一叠纸，展开慢慢地翻看，翻到最后一页，只见“李明强”三个字的下边还有三个字——卫廉清。

“你们政委也签名了。”王处长把李明强的举报材料放在桌上，理了一下自己的分头，若有所思地说。他知道，卫廉清是步兵侦察大队的政治委员。步兵侦察大队是旅级单位，卫廉清和程富荣都是副师职，属高级军官，卫廉清能实名举报程富荣，说明事态比较严重。

“我们政委也签了名？”李明强惊疑地伸长脖子去看。

“怎么？你们政委签名你不知道？”王处长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李明强问。

“不知道。”李明强说，“他是党委书记，我先给他看，不想越级。他看完后给我，让我谁也别讲，直接送给你们。”李明强说完，又喃喃地嘟囔一句：“我怎么没有发现他签名呢？”作为侦察兵，人家在自己写的检举材料上签了名都不知道，真是缺失了警惕性。

“李明强同志，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你已经替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王处长说，“对程富荣的一些事，我们也有所耳闻。今天你送来了署名材料，我们一定认真对待！回去转告卫政委，今天我们就给军区首长报告，研究调查处理。”一位侦察英雄和一位高级军官实名举报，他不敢怠慢，要立即上报。他转向小平头说：“李干事，赶紧登记一下，给首长打个报告。”

“是。”李干事拿起那封举报信，感到似有千钧。

“那好，我这就告辞了！”

“别急，中午一块儿吃个便饭，请你给我们处讲讲前线的事情。”王处长笑着说。

“处长，实在对不起。今天我同学结婚，我必须赶回去。”李明强说着伸出了有力的大手。

“真的？”

“真的。不信，你打我们大队值班室的电话问问，警通连代理指导员陆建峰结婚。”

“那，我就不留你了。”王处长笑着说，“改日吧。”

李明强告别了王处长和李干事，抄近路向侦察大队疾驰。当他骑车到八大处居民区时，看到程富荣的专车停在巷道里。李明强一惊，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大问号——程富荣来这里干什么？真是冤家路窄！为避免照面，他一转车把，自行车就驶进了一边的小胡同。

李明强向前骑了约二十米，突然看到从胡同左侧的一家大门里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矮胖，大背头，上着一件黑色夹克衫，下穿一条蓝色休闲裤，手提一只黑色公文包，俨然一位阔佬。

程富荣。李明强急忙停下，把自行车藏在旁边住户的墙后，伏在墙角看程富荣的动静。他穿着军装太显眼了，不能让程富荣发现。

只见一个身着紧身牛仔衣裤、细高挑儿、金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姑娘走出那门，挽着程富荣的胳膊，把程富荣送到胡同里。程富荣说：“回去吧，我的车就在胡同口。”

那姑娘向胡同两头儿看了看，突然抱住程富荣亲吻一口。程富荣推开那姑娘说：“你疯了，让人看见。”

“我看了没人。”

程富荣也向胡同前后看了看，确定没人，照那姑娘的小脸蛋上爱惜地摸了一把，然后把那姑娘像拨浪鼓似的拨回到出来的方向，笑着说：“回去吧，我抽空再来，人家等着我去主持婚礼呢！”

“你今晚来。”那姑娘又转过身，对着程富荣扭着细腰撒娇说。

“好，我今晚来！”程富荣冲那那姑娘笑笑摆摆手，转身快步向胡同口走去。

那姑娘没动，看着程富荣消失在胡同口，理了下额前的头发，低着头悻悻地向回走去。

李明强急忙推上自行车，飞身跨上，七拐八拐钻出胡同，咬着牙蹬上山道，又一路下坡，飞也似的向步兵侦察大队驰去。

陆建峰和田聪颖的婚礼定在步兵侦察大队的大礼堂举行，11时16分准时开始。

李明强刚把自行车扎到礼堂门口，程富荣的切诺基就从身后冲上来，“吱”的一声停在了李明强的身旁。

“李明强，听说今天你是伴郎？”程富荣一走出车门就阴笑着冲李明强说。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看上去就像部队发的保温筒下面安置了两根细腿儿。

“我和陆建峰是军校同学。”李明强从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瞥了程富荣一眼，淡淡地说。他想，我的转业报告军区已经批了，并且我也实名举报了你，彼此都清楚地知道是水火不容，就没有必要再违心地恭维你。

“不仅仅只是小陆的同学吧？”程富荣脸上的阴笑更浓了，声音更加阴阳怪气：“听说

你和小田的关系也不一般啊！”

李明强一怔，情不自禁地把头摆向程富荣，见程富荣正阴笑着盯着自己，想到他在八大处居民区看到的情景，怒火中烧，真想挥拳上前揍扁程富荣。然而，他想到了自己今天的“光荣”使命，他要牵着新娘的手把新娘交给新郎。而程富荣这个王八蛋又是婚礼的主持人，这样一来，整个婚礼就被搅黄了。李明强气得两眼瞪得溜圆，像两盏探照灯似的照着程富荣。

程富荣看把李明强激怒了，心里像三伏天吃了块冰棍儿似的爽快。他本来就仗着自己的权势没把李明强放在眼里，这时更放肆了，阴笑着挑衅说：“大英雄，于心不甘吧？哈哈……”程富荣大笑两声，走过来拍了拍李明强的后背，阴笑着说：“擦干眼泪，强装笑脸，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给不如自己的同学，哈哈，伟大，高尚。”

“你——”

“我什么？我提醒你，在婚礼上要笑得自然一些，可别把你和小田的事儿公示于天下啊。哼……”程富荣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从鼻孔里笑出声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他这句“提醒”的话提醒了李明强，李明强脸上的怒容渐渐隐退，盯着程富荣的眼睛说：“大队长，你错了。田聪颖是我们老师长的女儿，我始终把她当妹妹看，我们没有什么事儿不可以公示天下的。”李明强说到这儿，变低了声音：“不过，我和另外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女孩儿，倒有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我告诉你。”李明强说着，向前跨一步，俯下头，贴着比他矮半截的程富荣的耳边，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刚从小情人儿那里回来。那个牛仔褲、黄头发、蓝眼睛姑娘——，哈……”李明强说了半句话，就放声大笑起来，笑着转身向礼堂走去。

“李明强，你给我站住！”程富荣听了李明强的话，怔怔地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傻了一样。当他回过神来，李明强已经走上了礼堂的台阶，他急忙大喊一声，红着脸小跑着追了上去。

李明强回过身，俯视着程富荣那矮胖的身材，像只保温筒似的向他滚动过来，嘴角露出了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

程富荣追上李明强，喘着粗气急切地问：“你，你，什么意思？”

李明强学着程富荣刚才的样子，在程富荣后背上拍了两下，用程富荣刚才说他的腔调说：“压在心底，强装笑脸，因自己的丑事儿输给不如自己的同事，哈哈，可笑，可悲啊。”

“你——”

“我什么？我提醒你，在婚礼上要笑得自然一些，可别把你和那小妞的事儿公示于天下啊。哼……”李明强学着程富荣刚才那幅得意扬扬的样子，从鼻孔里笑出声来。

“我——，来。”程富荣拉着李明强指指门旁，低声下气地说：“这边聊会儿。”

“还能聊吗？到点儿了。”李明强抬起双手，用右手食指点了点左手腕上的手表，从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瞥了程富荣一眼，嘴角泛起了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

“你别害我。”程富荣用力拉了一下李明强的胳膊说。

“放心，我什么也不知道。”李明强的嘴角依然是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一边说一边抬脚向礼堂内走去。

“我不会亏待你的！”程富荣跟在李明强的身后，拉了拉李明强的后衣襟说。

李明强也不说话，一转身向礼堂左侧的休息室走去。

“明强，干么去了，这时候才来。”陆建峰见李明强走进他和田聪颖的休息室，向前跨一步伸出了右手一边与李明强握手，一边埋怨李明强说。

李明强握住陆建峰的手，又侧脸看了看田聪颖，笑着说：“一个是同班同学，一个是老首长的女儿，你们俩新婚大喜，我当伴郎也得收拾一下，不能给你们丢脸啊。”

“陆建峰，大队长叫你。”财务处马处长在门口叫道。马处长一看就是经常吃酒席的主儿，肥头大耳，鼻翼充血，已经形成了酒糟鼻子。

“我去去就来。明强。”陆建峰虽然叫了声“明强”，那话却是说给李明强和田聪颖两个人听的。李明强发现陆建峰的眼光扫了一下田聪颖，昂首挺胸地走向门外，那身笔挺的灰西装，加上半高跟的黑皮鞋，显得他更加英俊挺拔。

田聪颖身着一身洁白的婚纱裙装，真如西方电影里新娘的装束一样。改革开放后，新婚女子都穿这样的婚纱，李明强没有想到的是今天这婚纱竟穿在了他最熟悉的人身上，而且还是个军人。这洁白的婚纱穿在田聪颖身上，使本来就楚楚动人的田聪颖更加美丽动人了。

“生日快乐！”田聪颖见陆建峰走出休息室，向李明强跨了一步，不自然地笑了笑，伸出了她那白得像葱白似的右手说：“我为你二十八岁生日举行隆重的庆典！”

“我——”李明强伸出右手轻轻地握住田聪颖送上的“葱白”，不知说什么好。田聪颖从高中复习考大学开始追求李明强至今，她把自己的婚礼选在李明强的生日这天，就是要让李明强记一辈子。

“什么也不要说。”田聪颖用她那葱白似的右手紧紧地抓住李明强的四个手指头，抬起那同样像葱白似的左手捂住了李明强的嘴，并顺势依在了李明强的怀里，喃喃地说：“抱抱我，让我享受一下最后的浪漫。”

李明强用力展开四指撑开了田聪颖紧抓的右手，迅速从那绽开的“葱白”中滑出，向后退了一点，把双手放在田聪颖的两个肩头，注视着田聪颖那美丽的眼睛，低沉地说：“你的双肩，从今天起，就要挑起一个妻子的担子了。”李明强说完，松开手，又向后退一步，轻轻地说：“结婚了，就是大人了，就要开始你实实在在的生活了。”

“这婚礼，也是我，为了忘却的纪念！”田聪颖鼻子一酸，泪水充满了眼眶。

“不能哭。”李明强突然严肃地抬起右手冲田聪颖一摆，然后又压低嗓门，低沉地说：“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田聪颖咬了咬牙，把头低下。许久，她抬起头，冲李明强笑了笑，轻轻地说：“你说得对，从今天起，我就是别人的妻子了。”她顿了顿，咽了口唾沫，把头一扬说：“我就不

能随意地拥抱，拥抱你了。现在，现在，你能再让我抱你一下吗？”

李明强没有回答，怔怔地站在那里。

田聪颖向前跨一大步，双手合围抱住了李明强的腰，把头贴在李明强的胸前，轻轻地说：“真粗啊！”

李明强轻轻地推田聪颖，田聪颖紧紧地抱着他，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闭着眼睛喃喃地说：“让我再靠一会儿，让我休息一下，我累了。”

李明强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不自然地举起左手。现在，他的左手已不需要再常常举起帮助血液回流了，大拇指已经恢复了，能够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活动。其余四指，除早晨起床时硬得不能大幅度摆动外，活动半个多小时，就能够半握拳头了。抓拿大件物品，李明强都尽量用左手去做，使它得到充分的锻炼。

李明强木然地站着，举着左手在田聪颖的肩头活动着手指。

田聪颖抱着李明强，静静地依在李明强的胸前，听着李明强的心跳，在默默地数着李明强心跳的次数。

李明强和田聪颖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屋内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礼堂里回响着婚礼进行曲。与别人举行婚礼不同的是，不是新郎挽着新娘走进婚礼殿堂，而是身着戎装的李明强拉着田聪颖的手缓步走进礼堂，踏着婚礼进行曲的节拍一步一步地向礼堂尽头的舞台上走去。

舞台上，陆建峰笔挺地站在入口口，注视着李明强和田聪颖缓步走来。程富荣像个保温桶似的站在舞台正中央的扩音器前，作为婚礼主持人准备讲话。

李明强牵着田聪颖的手走到舞台前，把田聪颖的手高高举起，陆建峰急忙向下走两个台阶，弯腰去接李明强举起的田聪颖的左手。三只手搭在一起，李明强没有松，让这一造型定格在空中，他低沉地对陆建峰也是对田聪颖说：“祝你们幸福！”

“谢谢！”陆建峰大声地对李明强说。

“祝你们幸福！”李明强又大声地重复了这句话，然后松开了手。其实，他想了许多要对陆建峰说的话，但是，都一一否定了，他最想说的一句就是：“你敢亏待她，我饶不了你！”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同志们，你们好！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今天，在这里主持一个隆重的婚礼，新郎是我们香山步兵侦察大队警通连指导员陆建峰同志，新娘是陆军总院内科医生田聪颖同志……”

“人家结婚，他先介绍自己，只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似的。”

“这里有男女双方的客人，有的是地方的，他不趁机显摆显摆。”

“他这不是等于宣布陆建峰是警通连的指导员了吗？”

“真是的，党委会还没有开，大队没报，直工部没批，他就当众宣布了，太不严肃了。”

人们议论纷纷。

李明强把田聪颖的手交给陆建峰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感觉不到田聪颖的体香，感觉不到周围的眼光，更感觉不到站在舞台中央的程富荣，就连拉着的田聪颖的手他也感觉不到了。田聪颖那葱白似的手，戴上了洁白的手套，李明强拉着它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拉着田聪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把田聪颖交给了陆建峰，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只会说那一句“祝你们幸福”，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听不清程富荣讲的每一句话。

当人们响起热烈的掌声时，李明强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跟着鼓掌。

“呵，瞧你高兴的！”财务处马处长拍了一下李明强的后背说。

“啊，啊。”李明强回头一看是酒糟鼻子马处长，就“啊”了两声，不愿多跟他说话，接着拍自己的巴掌。

“你拍个球啊。不说句感激的话，还跟着穷拍！”马处长照着李明强的屁股就是一巴掌。

“我，我怎么了？”李明强回头又看了马处长一眼。再一看全场，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心想，可能是惹恼了程富荣，程富荣在台上说了他什么坏话。他的脑子急速地转动着：说我和田聪颖，不会，那陆建峰不恨他一辈子，两家的亲属不活吃了他……

“程大队要把他那套团职房给你！”马处长笑着说，“臭小子，你怎么拍上大队长了？”

“我——”

原来程富荣在主持婚礼结束时，高声喊：“我现在宣布一件事情。我们大队宣传处的干事李明强同志，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负了伤，成了残废，大队照顾他，给他分了套房子，他却把房子让给了这两位新人结婚！我现在是师职干部了，等我的房子一调整，我就把我现在的房子分给李明强！”

李明强听马处长讲完原由，从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瞥了舞台一眼，程富荣已经不在舞台上了。舞台上空无一人，只有舞台下纷纷的敬酒声。李明强的嘴角泛起了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在心里骂：“这个王八蛋，自己不但堂而皇之地占了师职房，还想在群众中落个美名。既炫耀了自己是师职干部，又拿房子堵住了我的嘴。一个单身的连职干部，得一套团职房，在部队恐怕哪个干部也不敢这么想！好你个程富荣，想用一套团职房来堵我的嘴，真亏你能想得到，做得到！”

“李明强，没有想到吧？”程富荣笑呵呵地走过来，一副王者风范，在李明强的后背上拍了一下，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了，我不会亏待你的！”

“可你亏待了别人。大队那么多团职干部还没有住够标准呢！”李明强从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瞥了程富荣一眼，冷冷地说。

“你是功臣，应该优先照顾！”程富荣依然是笑呵呵的样子，很大气地说：“我是一队

之长，就要为下属谋福利。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得了的。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儿得一件一件做，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不是。”

“我一个连职干部，用不了那么大的房子。况且，连职干部也没有资格要房子！”李明强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想起了别人对程富荣的评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程富荣是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的。

“谁说你没有资格，谁敢说你没有资格！”程富荣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我当大队长一天，这个大队就是我说算了！”

张狂，真你妈张狂！我看你能张狂到哪一天！李明强想，自己的转业命令已经批了，也不怕同志们议论了，先稳住程富荣，摸清他的底细，及早扳倒他。想到这儿，李明强冲程富荣笑了笑，说：“那，我，我就谢谢大队长了。”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程富荣又哈哈大笑起来，拉着李明强说：“走，到那边，那桌人少，我们喝酒！”说着，转身用左手拍了一下傻站着的马处长说：“老马，今天，得让小李喝好，上次我让这小子给灌晕了。”

李明强在众人的欢笑声中，随程富荣上了大队领导所在的贵宾桌，被程富荣拉着坐在了程富荣身边。卫廉清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李明强，心想，李明强怎么搞的，转眼就与程富荣成“统一战线”了。程富荣用睥睨的眼光看了看卫廉清，心里乐开了花，心想，李明强怎么着？他也是人，我用一套房子就把他收买了！

这时，新郎新娘已换了服装挨着桌子敬酒。

李明强在酒场上的心情极为复杂，对田聪颖的情愫，对陆建峰的忌妒，对卫廉清的难言，对程富荣的憎恶。再加上，今天是他二十八岁的生日，被田聪颖在心上钉了个钉子，他会疼上一辈子。程富荣一伙借酒对他拉拢，卫廉清一帮拿酒对他围攻，他一下子陷入了两派斗争的旋涡之中，被灌得头重脚轻，踉踉跄跄地走回宿舍，一头倒在了床上。而那两队人马都在暗中打听探寻他的底细。

## 第二章

李明强听了“山羊胡子”的话，知道自己和诗圣杜甫出生在一个窑洞，就发誓要成为大诗人，搬回那个家。

李明强出生在河南省巩县，准确地讲是出生在诗圣杜甫的故里南窑湾，确切地说是出生在“杜甫诞生窑”里。

“杜甫诞生窑”是一孔蓝砖表山蓝砖砌券坐东向西的窑洞。李明强父母迁居那里时，有一个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0米的长方形小院。窑对面是三间厢房，黄砂石墙基，土坯墙，硬山式小灰瓦顶。北边那间厢房前长着一棵直径约20厘米的大枣树，枣树的主干正对着大门洞，可能是种树人将其喻作屏风。门楼朝向正南，悬山式小青瓦顶，黑漆大门。大门外是一条杂石铺就的东西向坡道，临坡道的厢房南山墙墙基上嵌砌石碑1通，高约1米，宽约0.5米，系清朝雍正五年河南府尹张汉草书“诗圣故里”。“诗圣故里”碑对面邻居院墙外的一棵大枣树弯向石坡道，就像一位躬身迎客的仆人。下石坡道西行约200米的村前大路口有碑楼1座，青砖砌就，歇山顶，砖雕花草斗拱，内立石碑1道，正面楷书写“唐工部杜甫故里”。碑楼北侧嵌青石刻1块，书《唐工部杜文贞公碑记》，系清朝同治十二年立。站在碑楼处，前望东泗河，清清的河水欢笑着绕村子流过。回望杜甫故居，紧紧偎依着一座小山，窑门头上的黄土经过长年风化形成了一个尖顶，尖顶上丛生的一堆皂角条，形如伞篷倒置，就像孩式马虎帽顶上的绒拔，因为这孔窑里出过杜审言和杜甫两位诗人，叫“妙笔生花”再确切不过了。正窑顶上一峰拔地而起，直刺云天，犹如竖起的一支巨型狼毫。由此峰向东南，依次又凸起两峰，三峰匹敌，酷似古代的笔架，这就是闻名天下的笔架山。

看过前面的文字之后您就会知道，或许您去过河南巩县南窑湾直观所见，杜甫故居